

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

关永吉
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封世辉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永吉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82-X

I. 关… II. 中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3053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.5 印张 298 千字 3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



关永吉

賓客集

目次

我們的毒舌

一九四一年

批評家數題

閱報心得

鼻子

處世奇術和擇偶術

孝弟殉兄烈婦殉夫

閒話鄭和尚認女

漢外文談

代高湯先生答羅平先生

目 录

一个贼的故事	1
一日	15
秋初	44
夜风	75
混人	83
找事	97
羊家	110
流民	126
秘书陈岫和他的朋友	147
恋爱	171
小丑	189
苗是怎样长成的	208

风网船	245
牛	279
附录:汽车	375
兵变三部曲	381
关永吉小传	391
关永吉主要著作书目	393

一个贼的故事

生活着没有法律,没有命令——这就是每个人梦想中惟一的目的。

普希金

“你说我那些过去的生活么?”他笑着说了,他像是个很有礼貌,很和气的人。他有每逢说话,总有笑一笑这种习惯的。

我在一种偶然的会里,认识了 LMS 这个人,我所以用英文字母代表了他的缘故,是因为他告诉我的那名字,也未必是他的真名。当我在国家设立的所谓使人民休息的机关里服务的时候,我还不过是个未经世故的孩子,我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都还迷糊,我以一种好奇心在那里尽着国民的义务,按照我自己的说法,简直是把那地方当作我的大学,在那里学习的。

因为我的地位很低微,我的职务又非常烦杂,所以使我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人们接触,把我的注意力分布到每一个角落里去。于是我就在这种机遇里,和 LMS 君相识。

当他刚刚进到我们这个机关里,而分派到我接近的这一部分时,我就对他注意了。那时候是冬天,他穿着干净的灰色囚服,短小的囚服下面露着一段极讲究的驼黄色毛衣;鞋帽也都是很值钱、很流行的品类,就只是那一顶水獭的土耳其帽子,就皮毛的润泽上

看起来，怕至少也要值二三百块钱的罢。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大官，或是那里的有钱的阔人，不知因为什么事情，被什么人告下了。

一个人的仪表、态度言语、举止动作，往往就能显示了他的地位、个性和出身。LMS君是个中等身材，白脸皮，微微有些发胖的人，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，凡是刚刚进来的人；是一律要把头发剃光的，不过就他时时戴着帽子；不肯一刻摘掉的样子看起来，他在外边的时候，一定留着什么偏分呢、中分呢、背头呢，把头发梳得极光极亮，一定也许还擦着名贵牌子的头油，老远老远的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的香气。他那好像女人一样白胖胖的手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从没有操作过的。他的四方脸很有点秀气，眼睛又大又有神，流露着聪慧的光采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个蠢笨的人。从他的面貌上看起来，确是属于美男子那类典型的人物，就是眉毛，也浓黑英俊。不过他的动作，却像戏台上的小生，一举一动，一笑一嗔，都有棱角，有节奏，像受过某种训练的一样，有点作做，然而又很自然，很大方。我先猜想他也许是个什么班里的戏子，犯了什么事，弄到这里来了，可是那种情形，又不是。后来我才从他那营养丰富、红光满面的皮肤上想起他必是个有闲的人；整天在戏园子里消磨光阴，日久天长，连举止都戏剧化了。可惜，这里不许作声，如果允许的话，他一定还可以唱两口的。

我对于这个“新人”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，便时时注意着他了。

二

1711	LMS	北京人 廿六岁	窃 盗	正面
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刑期三个月

某年某月某日入监 反面

某年某月某日出监

——门牌号签

没有多久，他就请求“杂役”了，因为“杂役”较比有若干的自由，而且在物质上也可以方便一点，例如可以偷偷的留起两条比较干净的棉被，或者在每天的菜饭上较多享用一点之类，在我们那里，普通人是都以“饿着肚子”和“天气太冷”为苦的，不然，去休息的人们就更多了。

他因为刑期的短暂适合了当局的条件。我们那办杂役的工作，如扫地、放饭、放水、整床（每日或来参观的以前，换上较干净的床单）……等等，大多都是让“窃盗”去作的，因为他们刑期又少，又伶俐，既便有作出某种事件的机会，也因为自己不过两三个月，不值得，便都打断那种心肠。他当天便被批准，我开（如果用“术语”应该说是“挑”）了他“号子”的锁放出他来，很快便彼此熟悉，没有什么话不说了。

我从他的门牌号签那里知道了他的罪名，我奇怪得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，因为我见过许多窃盗都是衣冠不整，面容菜色，或者有什么嗜好，有什么缺陷的人。像 LMS 这样体面的绅士，也会作偷盗的事情么？像这样漂亮的一个人，这就是使旅行的人们时时担心的“跑大轮”的么？我想问问他，“你怎么偷的人呢”？我又怕这话太真率，不只问不出所以来，反而大家不合适，后来我找了个方便的机会，低低的问他道：

“你怎么闹的呢？”

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他一点也不在乎，并不以偷盗为可耻。他

说他因为得罪了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的女人和他发生了“恋爱”，他们之爱情的动作被这个朋友知道了。于是他这一次买卖便走了水。这不过是一种“酸性”的报复，因为他的这个朋友就是在什么地方作差事的。“不然”，他说，“我是出不了什么的，都是老朋友了，有个关照。”

他颇以他将近十年的江湖历史自豪，“一晃我又五年没有到这老地方来了，”他笑着说，“这五年变得真快。”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已经升了主任的老看守还认得他，他说五年前 LMS 也是“常来常往”的，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。

在窃盗中也是分着等级的。

据 LMS 君的意见，他还不能算第一等角色，不过也已经将近于第一等角色了。像普通在商店作“高买”生意，或在火车上偷偷扒着个皮夹的“手儿”，也不过是二路角色。服着褴褛，一天也混不上一两块钱，在偏僻的马路上抢一个女人的包袱，或偷冷子抓一顶帽子的可怜人，简直不入流，连三等也归不上的。

他很看不起这些可怜人，他骂他们说：“臭窃盗！贼骨头！”

他虽然毫不避讳他自己那“窃盗”的罪名和“窃盗”的“职业”，也承认他自己就是白钱，然而他总把那些可怜人和他自己看成两种人，完全绝不相同的两种人。他好像野兽里的狮子，人民里的王。他好像贵族一样，虽然也和平民一样的生活，然而他却有若干优越的权利。而且，他也确有这种力量，他很快就把他在一块作“杂役”的四个人征服了，这里面有三个人是窃盗，他抓住了领导权，他命令他们并支配他们，一切辛苦的事情都让他们去做，他不过做些放放饭的轻易事情而已。而这些事是有许多便宜的。

没有多久，就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接见他了，给他送来许多吃的东西，手巾、肥皂、面盆、水碗、暖壶和袜子、便鞋、替换的小衣之类等等。这在一般人之中，是少有的事情。往往有许多犯人，总没

有什么人来接见，就是妻女家族，从大远的跑来，也不过是痛哭一场而已。所以在一块儿的几个人，见到他这种例外的幸运，都便羡慕着他。他也毫不吝啬，把东西尽可能的分给大家一点，虽然只是一点，然而由于他时机利用的恰当，分配给与的平均，因之大家都心服口服，对他更加拥护了，他几乎成了这个小天地的真正的支配者。

当天我问他接见的那人是谁，他又是那么一笑：“一个相好的，朋友，前门外的。”

他的心里好像很满意，他得意洋洋，红光满面，一种从内心发出的微笑，在他的脸上足挂了半日。

三

“人之初 性本善
性相近 习相远”

——《三字经》

我和 LMS 君的谈话渐渐多起来，彼此间的隔膜就很少了，他很受我忠实的态度感动而信任我，不以我对他常常有若干质问而起怀疑，有时还讲些当年有趣的故事，对他自己和他伙伴的行为，是一点也不修饰的。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豪爽的人。

有时在谈话中，我就问起他当时走入这一“行”的动机和情形，他好像有些窘了，不知是我的神经过敏还是他故意避开话题，他说：“不瞒你，我们也有师傅的哩！”

“唔，唔，当然要有师傅，”我附和着他说，“要没有人指导，一定不能达到这种神出鬼没的境地罢”！

“那当然啰，不过也得有天分，”他一边同意我的意见，一边发

挥他的“天分说”，他是往往以天分自负的，“我拜师学了五年，可是直到出师也没有学好。直到这几年，自个儿在外边闯了，才经练得差不多……不敢说稳拿稳取，反正只要不得罪队上人，总不致于出大错罢！”他又那么笑了笑，“要是那些屎蛋呢，他们一辈子也不行，……擗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。只配揣鸡笼的手，你不用指望他们拿大钱。……”

他所说的“他们”，就是指和他在一块儿作杂役的那几个可怜人而言，这时他们都去作杂活去了，这正是个谈话的好机会，我就追问他说：“你怎么拜的师呢？也没人介绍，一下子就拜进去了么？”

“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，这里也有许多曲折哩。”他面有所思，过去之生活的影子一定重新又复印在他的脑子里了，我看着他兴奋的脸，不作声，不打断他的思路和话头，让他慢慢的讲下去，“你知道，我从前是有正当的职业的。”他面容很严肃，又像是惋惜，我们的谈话便开始了。

“在十年以前罢，我那时比现在还漂亮，还精神。也是这种原因，使我在 Y 州 A 师长那里谋得一个勤务兵的地位。我很得师长的喜欢和信任，没有多久，就升任为副官了。我以中尉的资格侍从于 A 师长左右，我穿着顶漂亮的制服，顶讲究的马靴，和我十二个同事（他们和我是一样阶级的侍从副官，而且也是一样漂亮的小伙子）一律骑着白马，而我们的师长则骑着一匹洋种的赤兔马，终日在那个都市里跑来跑去。我们带着的白朗宁手枪系着红绸子，被北风一吹，左右摆动着真有点意思。”他说着高兴起来了，站起来作着手势。

“我因为又年青又漂亮，当时便成为我们中间的中心人物；我在小学里读过几年书，后来被家里送到一个铺子里去学买卖，我因为受不了那个铺子的规矩，便开‘小差’偷偷的跑出来了。我在流

浪生活里已经认识了许多事物，所以早就没有了孩子的心，我很快便学会了打麻将，推牌九，喝酒，抽烟，逛窑子……

“不久我就认识了 Y 州所有的妓女，明的，暗的，半掩门儿和跑码头的。我还认识了所有的女戏子，唱大鼓的，和当时刚刚兴起来的女招待……简直所有的女人我都认识了。我也认识了当地一切出头露脸的汉子，走南闯北的光棍；以及那好吃好玩好闹好耍的朋友。我们整天在一块儿胡闹，澡堂子，戏园子，饭馆子，窑子……没有一家，没有一时没有我们的踪迹。我们简直是大耍大闹起来了。……我到处都得到人们尊敬，到处都得到人们欢迎。我的皮靴和皮鞭，使每个女人都爱我，使每个朋友都看得起我。而我那大把花钱的豪放，更使那些服侍我的人服从……我在饭馆子里不过吃三块钱，掏出一张五块的票子：‘不用找了，赏小费！’如果有女招待呢，我另赏五块钱。于是跑堂的都来了，深深的鞠着躬，掌柜的也过来赔笑脸：‘L 副官，又让您破费，记在账上得啦……您走哇，晚上见，我候您哪。’……在窑子里我开五块，在那里开一块钱的就是祖宗哩！拿洋钱砸得姑娘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掌班的也过来侍候，‘L 老爷，您别花钱了，自己人，随便侍候侍候您哪，还好意思要您钱……叫伙计们谢二爷赏！’那些人只要给他们钱，叫他们××都可以，他×的。……可也有几个女人真爱了我，她们一个铜子也不要，非跟我从良不可……我那时候真漂亮哩，穿得又好。

“可是手头就慢慢的不富裕起来了，我进的钱多，又有月薪又有外找，可是花的比进的还要多。推牌九一夜的输赢就过千。我手里据拮了，便东借西借，可这终久不是好办法，借了还要还哩，我烦闷了。

“那时候我除了在师长左右侍从以外，还担任着‘检查’的职务，当火车由天津或浦口开来，经过我们这里的时候，我便要和另外的几个同事到火车上去检查旅客。这时候这种事情已经很少有

了，在那时候却是平常的事……在火车上我很可以剩几个，有时不用自己动嘴，他们就老老实实给送来了。这种公开的秘密收入也满足不了我，因为这种收入终久有一定的限度，而有限度的钱，在我是失去了意义的。

“由于朋友的介绍，我认识了几个常在火车上来往的人，他们举止更奢华，穿着更阔绰；水獭大衣，狐皮袍子，每人的衣裳都值几千块钱……金戒指，钻石戒指，……等等之类，在他们都不算什么，随便就可以送给人的。钞票一打一打的，口袋总像个小白褂……”

“他们总不断几百几百的给我，因为我早知道他们是‘跑大轮’的，来在车上作生意。他们不常在苏州下车，因为这里不是什么大码头，也没有多少好玩的去处。除非他们有了得手的生意或者有什么必要的时候，才在这儿下来玩几天。……我和一位 W 君走得很熟，他四十多岁了，在江湖上已经吃了半辈子，外号人称‘快手’，在津浦路上是很有点名气的。他在名片上印着××银号经理的头衔，胖胖的，真像个大老板……我们在玩笑的时候常常招呼他作师傅。

‘好师傅，教给我两手罢！’

“他抽着大烟，不作声，待到把一口烟用力咽下去以后，才慢慢的说：‘拜师傅么，拜师傅是要磕头的。’

“在他虽然只是开玩笑，然而我却真的走心了。一天进个万儿八千的，就磕头拜了也好。……后来有一天我输大发了，一夜输了两万多，我还不起这笔赌账，第二天早晨，没有法子，我告了假便跳上刚刚来到的津浦车，找了 W 君，一块儿混下去了……”

他的话逐渐慢下来，像潮水已经落了高潮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却还是那么红红的，他仍旧在兴奋着，他慢慢的说：“我在浦口正式拜了师，以后我跟我的师傅学了五年。……”

四

“亲爱的先生，我又都喝了……”

——屠格涅夫《混人》

我和 LMS 君谈话，他是往往以他那些得意的“生意”炫耀的，他常常说着那些往事，津津有味，好像是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“四年前我作过一次大‘生意’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南京得到一点线索，便约了两个伙伴，从浦口跟下我们的‘秧子’来，我的一个伙伴穿着上校制服，黄边边，三颗星。我的另一个伙伴算作他的太太，他是南京什么地方的唱手。我用了我师傅的名义，××银号的经理。我们和我们的‘羊’一块儿上车了，我们已经确知他箱子里是有着一笔极大数目的金货、现钞和宝石。

“我们在头等车上相遇了，由于我的机智，我的阔卓和我的健谈，使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坐在一起。我问了我们‘秧子’的姓名。

‘贱姓周。’

‘台甫是？’

‘小字兰亭。’

‘高雅高雅？您府上是镇江罢？我听您的口音像？……’

‘是的，敝处是镇江……还没有领教……’

‘LMS。’我马上掏出名片来，那上面印着我的名字以外，还有银号的住址，电话，和电报专用的号码。

‘唔，唔，L 先生！久仰久仰，府上是？’这一回是他问我了。

‘我也是镇江人，只是这几年来在北方作生意，总没有回家乡去看看了。’

‘唔，唔，叨在同乡，请多关照。’